

有种快乐叫一起铲雪

■毕雪静

一场沙尘暴过后,哈密迎来了今年冬天的第二场雪,这一次下得比较大,能没过脚踝。

天寒地冻,雪不会自己化,我们就到学校大门口铲雪。

我天不亮就来到学校,想拍校园雪景。大门口扫雪的老师见我拍照,就提醒我,操场那边现在连一个脚印都没有。我赶紧从扫干净的小路上跑过去。在雪光与灯光的映照下,校园美得像画。走在干净的雪地里,听着脚下咯吱咯吱的声音,我欣喜不已。

走到操场入口,我用脚踩出心形图案,想在地上写字,无奈雪太软,胳膊太短,四下里又找不到一个可用的树枝,只好手脚并用,勉强写上“一中”两个字。安静的世界里,我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。

再一次把这美得无法言说的世界打量一遍后,我心满意足地扛着铁锹,到马路上铲雪。天刚亮,中国结路灯发出红色的光,在白雪的映衬下,煞是好看。

雪太硬了,我费了很大劲也没办法把压实的雪铲起来,就用脚蹬锹,像挖地那样。周老师手上就磨了一个泡,但他没有停下,继续挖。

我在休息的短暂时间里,抓紧时间拍照。没拍几张,就冻得手指头生疼。有一位老师抱着一箱子手套在人群里穿梭。他走到我跟前给我一双说,天太冷,不要把手冻坏了。戴上手套心里暖暖的,我干得更卖力了。

铲雪是个力气活,铁锹砸在雪地上,像打铁,鱼鳞似的雪块叮叮当当被拿笤帚的老师扫成一堆,再拿铲斗推到绿化带里。零下 16℃的天气,许多老师都拉开了羽绒服。人多力量大,100 米的马路一个多小时就干完了,大家开始到校园里

扫。

铲斗是塑料的,不能铲被压实的雪,扫新雪时优势就很明显了,有人飞快地推着雪跑,更绝的是李老师,拿一块厚厚的长方形塑料面板当铲斗,一趟顶两趟,效率很高,而且撒下的雪也不多。

很快,大家就把铲雪当游戏。在开阔的、雪松软的地方,十几个人把铲斗排起来,一声令下——走,大家奋力推着雪跑,也有中间掉队的,雪从铲斗里溢出来,留下一道笔直的雪埂。比起大街上别的单位用破旧的编织袋一次次往绿化带里抬雪,我们真的太专业了。

这是一场除雪大会战,更是重温旧梦的游戏。去年一片雪也没下的哈密,突降大雪,别说孩子,就是大人也不时在雪地里撒欢。

长长的路,我们开心地扫,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,工作接近尾声。回头看见干净的大道,大家开心地笑着、闹着。

瓦力组长正在指挥,忽然一锹雪披头倒来,他反应极快,赶紧用帽子挡住,但架不住雪从四面八方飞来,他还是屡屡中弹。

看着前边的人都去操场了,刘老师说,不能在塑胶跑道上铲,要注意保护,这家伙,铲坏了损失就大了。

他正嘟哝,操场里传来嬉戏声,那拨人已经开战了,只见雪雾弥漫,人影乱窜。手里有铲斗的就用铲斗扬,没有的就丢下笤帚铁锹用手向上抛。

另一拨在拍照,一群人刚站成一排,又有许多人跑过去,或站或卧,有人扬雪,有人往别人帽子里塞雪团,那个拍照的也不说话,只顾拍。

铲雪时间很长,大家很累,可是因为有最后的嬉戏作奖励,所有的辛苦都值得。这时候,每个人都是发自内心觉得快乐,好像回了一趟童年。

秋叶赋

■程方

那个闲适的傍晚,
独步林间。
脚下窸窣、软绵绵,
一个回眸就踩着秋天。
远方层叠、枯黄,
标注了季节的容颜,
洗去夏日的铅华,
剥离春的盎然。
曾经扮靓城市的那一抹颜色,
只是昙花一现,
飘落,一片又一片。
用停止流动的叶脉包裹的智慧,
释放最后的从容、温婉,
是在恪守自然法则,
还是对新生命的尊重和期盼,
没有丝毫的纠结,
划破天地时空界限,
我的灵魂跟着飘动,

去追随那漫天飞舞的曲线。
那分明就是五线谱,
只是韵律很慢很慢,
是不是也跳跃着梦的火花,
即将点燃一份留恋。
我小心捏起一卷熟睡的秋叶,
放在掌心,托起整个秋天。
金黄不是屈服与苍老的容颜,
那是对壮烈生命的终极感叹。
即便有丝丝的凄凉,
只是不像泪滴湿润心扉那般凄然。
我对着她深呼吸,
用心把那集结自然的灵气,
收入肺腑变作灵感,
殚精竭虑撩拨情愫,
成就诗篇,
只可惜星光暗,月光暗,灯光暗。
我继续走在林间,
下次也许有你,
和我一起听脚步声碎,
看高天月残。

爱的力量

■张发亮

落叶在空中盘旋飘荡,
你柔美的身躯恰似一枚落叶。
沉没于瑟瑟秋风。

泝河悲凝,大山呜咽,
为何上苍如此无情和任性,
夺去我们最牵挂的人。
丈夫悲恸,等不到回家吃晚饭的妻子;
女儿悲恸,再不能让母亲挽起自己的秀发;
公婆悲恸,再也等候不到探望的日子;
学生悲恸,教室里再也看不到那熟悉的身影。
你常常牵挂着我们,你才是我们最牵挂的人。

古有胡超,泝河得名。
今有刘邓,红色传颂。
现有李芳,师魂长铸。
母校为你骄傲,师者因你增容。
你是这草坪、溪水、山茶花,
我们永远依恋你柔美的身影。
你是这青石、苍松、鸡公山,
我们永远仰望着你刚强的笑容。
是什么力量,让你娇柔的躯体冲向三轮车?
是什么力量,让你如诗的芳龄,来不及挥手和亲人说再见?
是爱的力量,是师者的使命。

车云山含悲,南湾湖流泪。
用柔弱展示刚强,拿生命把学生遮挡。
孩子们的明天,请交予我们。
守护学生,我们一定会更努力。
用信念,用毅力不辱没师者的称谓。

头场雪

■李东京

早上起床,站在窗前往外一看,哇,大片的白色映入眼帘。楼顶的彩钢板呈现了白的颜色,但不是全白,蓝色的棚透着蓝色,红色的棚透着红色,楼顶铺有石棉瓦,凹陷处是白色,凸起处是灰色。院子里停的汽车都像戴了顶白帽子,车的前后玻璃上像是有人由下而上撒了面粉,白得随意而且自然。车顶是白的,侧面露出车的本色,黑色、白色、红色……依然清晰,站在楼上往下看,像是作画的调色板刚把多彩的颜料

挤上。

树上的叶子黄黄的,耷拉着头,几乎不动,静静地注视着地面。偶见叶密处有一小团一小团的白色。一棵枯树的枝杈上有几撮白色呈现,是不大的撮。连续的啪嗒啪嗒的声音像是紧密的小鼓在响。那是楼顶融化的雪水滴落在各家阳台棚顶上。

呵,昨夜的雪虽然没能给我们带来漫天皆白的壮观景色,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小雪初落的喜悦。这是今年周口的第一场雪,它告诉我们:冬天到了,雪的季节已向我们的走来。

